

OCT 4 1928

北
平

中國革命信

民國十七年

左
雲

北京圖書館

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

在中國現在的環境中，向來代表佛教的中國佛教僧寺，自然也有革除以前在帝制環境中所養成流傳下來的染習，而建設「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生命」之必要，此予二十年來迄今以至將來猶繼續不已之運動也，然自余在武昌創辦佛學院以來，各處仿辦的佛學院以至現今的閩南佛學院，直接間接從余學習的學生，固然有一部分能趨入現代佛教之正軌者，然有一部分則退流腐習中，亦有一部分則唯知努力「俗化」而發生許多幼稚病，退流腐習中者今且不理他，其努力「俗化」的犯幼稚病者，恰猶國民革命中屢雜了「共

產黨的理論和方法」一般危險，此則非速速加以清除不可，

(一)中國佛教革命的宗旨，(1)要革除的方面，甲爲從前中國君相利用爲神道設教以愚民的迷信，乙爲習染從前中國家族制度所養成的剝派法派，將僧產變爲各家師徒私相授受的遺傳制度，(2)要革改的方面，甲爲改變從前中國在儒家專化下真佛教僧但爲遁世高隱的態度，而改正爲一面精進修習三增上學、一面廣行化導民衆及利濟民衆，乙爲改變從前中國僧衆在君相及愚民的要求與供養中，專顧脫死問題及服務鬼神的態度，而改正爲服務人羣及兼顧資生問題的態度，(3)要建設的方面，(甲)中國從前儒化的地位，今三民主義者，若能提取中國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現世界科學文化的精

華，建立三民主義的文化，則將取而代之，故佛教亦當依此，而連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薩行，而建設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乙）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來的僧寺而建設適應現時中國環境的佛教僧伽制，（丙）宣傳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衆及開化舊的信佛民衆，團結組織起來，而建設適應現時中國環境的佛教信衆制，（丁）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於中國的全民衆，使農工商學軍政教藝各羣衆皆融洽於佛教的十善風化，養成中華國族爲十善文化的國俗，擴充至全人世成爲十善文化的人世，故中國的佛教革命是爲建設而革命的，非爲破壞而革命的，在革除革改中雖難免有相當之破壞，然中山先生說的好，革命中的建設易而破壞難，以爲

中國革命僧

四

建設而不得已行破壞，極須謹慎思擇，一要認清破壞的目標，二要選用破壞的手段，三要善知破壞的步驟，若一錯誤，則莫從挽救而噬臍無及矣，由中國革命推及世界革命的國民革命，有三民主義，由國民佛化推及人世佛化的佛教革命，亦有三佛主義，今說於此

一，佛僧主義 中國的佛教，由僧寺代表了二千年，則中國佛教的僧寺，內有二千年歷史為背景，外有現代全國全世界的環境為背景，以此中國的佛教革命，決不能拋棄了有二千年歷史為背景的僧寺，若拋棄了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的社會化的佛教革命，則如拋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的危險，有些犯幼稚病的革命僧，欲篡奪了僧寺以俗化成普通的民衆，則如

中國的共產黨欲篡奪了求中國民族自由平等的國民革命，為第三國際階級革命一般的愚蠢而錯誤，然中國今日的佛教僧寺，更有三千年前印度的佛教史背景，與二三千年來流行各國各民族間佛教史的背景，及現代全國全世界社會情形的背景，必須棄短取長，適應時機，乃可以求其生存發達，故亦不能保守二千年來歷史沿嬪而不變，以此余十年前曾有整理僧制論之發表，去年又有僧制今論之發表，（此二論日本曾翻譯謂足資日本佛教組織之參攷）以此革命僧所應取的方法，（一）聯合同志成立為有主義有組織有紀律的革命僧團，（二）全力擁護二千年遺留下來的僧寺財產，（三）革除以剃派法派佔奪十方僧寺財產作為子孫的私產傳承制，（四）憐愍一般藉

愚民迷信以服務鬼神爲生活的無識僧衆，灌輸以佛教及國民的常識，漸漸改良爲共營資生事業及服務人羣的生活，(五)剷除一般藉剃派法派傳承制以霸佔僧產而自私自利的大小寺院住持，及大寺中助紂爲虐的首領職事，(六)尊敬及擁護能改剃派法派傳承制爲選賢制及辦學校教育青年僧與作利濟社會事業的菩薩僧，(例南山寺開元寺的轉道及南普陀的轉逢與會泉)(七)收回少數住持所霸佔爲私產的僧產，取來支配爲教育青年僧及改良一般愚僧的生活與作利濟社會慈善事業等之費用，(八)尊敬表揚一般澹泊清高而勤持戒律或精修禪定及深研慧學的有德僧，并勸發其護宣正法覺世濟人的菩薩行，(九)警告不能或不願遵行僧律的僧衆自動還俗(例如僧的制

服雖可以時地而不同，然必異齊民，不願穿僧服當可還俗）（十）驅逐絕對不能遵行僧律且強在僧中肆爲反動的惡僧，迫令還俗，此之十條雖似簡單，而整理僧制論與僧制今論之綱領具於此矣，最根本者爲革命僧團之能有健全組織，

二，佛化主義，十年前余草整理僧制論，同時卽草有佛教正信會組織大綱，（稿失去）而現今各種的佛學會居士林佛化新青年會等，皆此中的支流，二十年來與楊仁山老居士等所大聲疾呼以擴大佛教的範圍者，即佛教的會衆中「僧衆」雖占重要的位置，然佛教的廣大會衆實不限於僧衆，而尤須以可能普收全國民全世人爲會衆的「信衆」作依托，舊來以充君相的愚民工具而

賴國王大臣保護的傳習，在此時之國民與人世的環境中，實在已不能適存了，故必須由真正了解佛教及熱心擁護宣傳佛教的菩薩居士，成立敬佛法僧信業果報正身語意淑家國世而有組織有紀律的信衆團體，（一）輔助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以掃除帝制時代傳統下來的愚民鬼神迷信，提高及改正一般人民的思想，使於佛教有大體的真認識而成爲正智的信仰，（二）輔助革命僧以剷除霸僧產爲私產及破壞僧律的惡僧并改良一般愚僧的生活，（三）尊敬及擁護有德的菩薩僧，以爲僧衆模範及人天師表，（四）整理及闡發佛教的學理到一般學術中，使成爲教育界學界的學術化，（對於這一點狠敬歐陽竟無居士）（五）輔助革命僧以教育青年僧及教化社會民衆，（這一點武漢

居士頗可敬）（六）以佛教簡單正確明了且近人情理的庸言庸行，向軍政紳商農工教學各界爲廣大之宣傳，使普遍的能積極信從或消極不反對，（七）聯合僧衆廣作教養及救濟社會的教育慈善事業，這一點最敬王一亭居士）（八）各就其所居農工商紳軍政教學的地位，以佛教的正因果理及十善行輔導各階級各社會民衆漸漸皆佛教的善行化，（九）努力提倡爲地方的國家的世界的人羣服務，并積極的參加各種政治的社會的進步事業及救國救世的運動，然近來亦有些欲佔奪佛教中的僧寺地位或專破壞僧寺制等的幼稚病，及有些仍流於滋長愚民鬼神迷信的頑腐病，如此等不成爲以佛法化導世俗而反成爲以世俗化滅佛法的反動行爲，亦非痛加清除不可，

三、佛國主義，佛書中所言的「國土」原是指「世界」而言，菩薩所行的皆名淨佛國土之行，換言之即是改善社會國家以至世界的行爲，亦可統謂之使「社會」善化淨化(美化)的行爲，此有「自他共同思想行爲生活的交互關係」之社會，無不具有精神與物質的兩方面，然剏建或改造的淨佛國行既爲社會的共業行，故當由僧衆信衆各隨分宜以聯合行動，卽由僧衆信衆合組成「中國信佛民衆會」并「國際信佛民衆會」，爲全國全世界之廣大行動，根據佛教精進的活的生命觀及淨慧的仁的人生觀，在精神方面爲改善各種社會制度……若經濟政治教育等……及各種社會文化……若文字語言禮俗風尚思想學說藝術教化等……的運動，使婚喪慶吊等一切人羣行爲皆佛

教的十善行化，俾人人皆感覺處於佛的教化所流行的國或世界，在物質方面則增進水陸空語的交通利便，開闢及發達各種地利水利與林場礦場農場及工廠商務等生產事業，以造成家給人足時豐物阜的安樂國土，乃至羽毛鱗甲蠢動含靈皆各獲生存之樂，樹竹花草咸各全生趣而與人爲効祥獻瑞之感通，馴至人生與自然成爲一大和諧，略如余淨化主義中說，

此三主義本爲一個「佛教救世主義」，而在進行的努力上則爲一個「佛教革命主義」，固不能分析爲三個主義而任意採行一個，故必須完全照顧而施行，然在第一期當尤努力於建設「人生佛教的理論」……詳余所著之現實主義……及進行中國「佛僧主義」的宣傳與實施，同時亦宣傳且推行中國佛化主義與

宣傳佛國主義，第二期當完成中國佛僧主義并隨時促進及實施佛化主義并努力宣傳且推行中國的佛國主義，第三期當完成中國之三佛主義而推行於全世界。

然長江之水發於濫觴，在中國今日若不先注重「中國佛僧主義」之宣傳與實施，將有二千年歷史爲背景之中國僧寺，原本「人生佛教」真義，整理成適合時代環境之佛教僧寺，拋棄「佛僧主義」而空言佛教之社會化，則佛教之軀幹亡而精神亦無所附麗，僧滅教亡，恰同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拋棄了民族主義或三民主義，甘作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工具，以致民族滅而民國亡，一般危險一般愚蠢，此爲吾「中國佛教革命僧」在今日所尤應深深留意者也，慎旃勉。

旃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釋太虛

中國革命僧

一三

中國革命僧

2

269442

269442

2